

我的伊甸园

张子良 著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题 记

从现在开始，我将踏上我的死亡地带。走出来不是我的初衷；如何深入进去则是我异想天开的一次辉煌。我已经无所牵挂，义无反顾，稳稳实地举步前进。在那艰难的、美丽的境界里，开始我人生史上的又一次探险……

引 子

我能做梦。也能在梦中思考、说话。长期以来，我把做梦和梦中思考、说话，当做一种特异功能自珍自重，从不给人吐露。我以为我的写作成果和我这种功能有极大关系。一旦吐露出去，我怕那些长于模仿、敢于偷盗的聪明人学了去，夺走我的饭碗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我轻看了饭碗。

我以为如今的我，连饭碗都敢看轻了，还怕什么？关于梦的个人隐秘也就可以坦白了。

我的梦，怪异而生动。比如：我把办公室打扫干净了，就梦见老鼠人立在我的桌子上质问我：你把房子收拾得这么干净，我怎么活呢！再比如：夜梦落水，爬上岸之后，发现自己身上一丝不挂，四处逃跑，找不到一个藏匿的地方。看到大水漫过的一块石头就坐了下去，那石头却哈哈大笑。原来那石头是一位伏在泥涂里的老妪。我傻了，捂住自己的丑陋处就往开躲。老姬笑着说：把我的衣服给你吧！我连连摇头。老姬摆摆手说：你走吧！我却无处可去。老姬就板了脸教训我：有衣穿，你不像个人。没衣穿，你也不像个人。你爬到岸上来做什么！还比如：我梦见了秦始皇。由于我从书本知道了秦始皇的业绩，也由于我对于帝王的崇拜和个人心理的怯懦，看见秦始皇就不由得说奉承话。我说：你可不简单！修长城，统一文字，统一度量衡，统一国家……秦始皇仰天大笑，笑得我直打哆嗦。他说：愚蠢！时至今日，你还这般愚蠢！我的功德哪是这些！这些事我不干终会有人干，算得什么！我曾

经求生而不得，你们怎么记不住，至今还喊万岁，想万岁，为不死作盲目的挣扎！诸如此类，数不胜数。我曾经作过散文系列记述这些梦，终究是一鳞半爪。半个世纪的夜间梦和白日梦，几篇散文如何写得完。

我讨厌故弄玄虚，也怕有人把我误作故弄玄虚者。

我做梦，完全是因为神经衰弱所致。

我做梦，无疑是一种病态。问题是病得久了，梦得久了，我自己经常昼夜不分，梦与现实不分。糊涂成了习惯，成了追求，乃至以为不梦即是病，不梦就等于不会思考，不梦就不会做人！小时候，我的家贫。我独自领着二弟行乞。夜间住无定所，或山凹、或禾堆、或屋檐之下。睡觉总是悬着心。即或睡了，总有那些忠实的防卫神经站岗放哨，一惊一乍几乎彻夜不息。及至上学，有家可居，积习依然。我的母亲疼我，一夜几次起来搂住我抚抚拍拍，嘴里念叨，我娃不怕，我娃不怕！父亲一日劳累，睡得死沉，什么也不知道。

母亲对父亲说：牛儿睡觉不宁，叫个魂儿吧！

父亲说：我怎么不晓得他睡觉不宁？

母亲不再说话。父亲也就不再追问。我的魂儿因了母亲的没有召唤，也就永远地游荡不定了。

学生放学回家，我总是最后一名。头重脚轻，跟不上队伍。尤其是孩子们走出教师的视线之外，忽然开跑的时候，我就像落伍的孤雁，样子很可怜。

一年四季，放学之际，母亲总站在门口等我，从没有缺。看见母亲心疼，我就诚实相告：妈呀，我头晕！

母亲再次对父亲说：牛儿头晕！

父亲盯我一眼：一个小娃娃，有多少愁肠的事儿，头晕什么

母亲默然不语，很平静地操持她的营生，好像她不曾为自己的儿子心疼过，也好像他们不曾谈论过我的事情。我站在他们跟

前，就像不存在似的。

我早已习惯了这一切。

父亲生性刚烈，力大敢为，出语快捷简明，凡事不容啰嗦。母亲柔弱，极能容忍，心理聪慧细腻。生活中的大事小事，父亲决断了，母亲总能依顺得很和谐。尽管其中不乏不平等，但母亲不争，她能体谅父亲，她想得很开。我头晕的事，她只是说说，就像下级给上级的通报一样，不一定有什么要求。多少年之后，我和母亲说起这件事，出语不逊，言辞中有些怪罪父亲。母亲连连摇头制止我。她说，那时候，谁家的娃娃头痛脑热就看医生了！你父亲那么重的活儿，那么多的牵挂，我们谁替他分担了！那年月，你父亲生死都顾不得，我们怎么能怨他！

有一次，我终于倒在了学生的队伍里。

母亲抱着我，一滴滴滚烫的泪水将我浇醒。我也哭了。我不是哭我，我哭我母亲的可怜。也许是为了给母亲以更多的理由吧，我顺口就把头晕说成头疼。

头疼！我看见我的母亲着实慌了，她说“头疼”二字的时候，很好看的嘴唇抖了几下就白了。

母亲第三次提醒父亲：牛儿头疼！

父亲眼光一闪，我和母亲都为之一怔。我们判断不来父亲的结论，我们也为我们的唐突通报引起父亲不安而有愧。然而父亲笑了。他伸出粗硬有力的大手绝无仅有地在我头上一拨拉，对母亲安慰说：不怕！晕也不怕，疼也不怕！这小子的脑瓜子不比寻常，你就放心吧——你看我什么时候为他小子的头脑发愁了！

从此之后，他们再也没有议论过我的头晕或头疼。我的神经衰弱病也就一直伴随着我，直到我认为我是不能没有这个病症的，否则，我就会失去一个精神飞扬的恍惚世界！

我的梦经常重复。当那些间隔日久的梦重复出现，连缀成篇，成为我生命的一个段落的时候，我的兴奋是不可言喻的。尤

其是我在某个地方独行的时候，一旦头脑里旧梦复现，我就能清晰地看见遥远岁月或者遥远地方的人和事。这时候，眼光收拢，双足并齐，两臂轻轻舒展，我的身体就扶摇直上。我能跨越时空的阻隔，飞到我的梦境之中与那些久违的人和事共处。当我双臂回收，又是双足并拢地站在原来的位置上的时候，梦境依然，逍遥依然。这时候，我常常会目无旁人地大吼一声，以吐心中快活。

我的不少同事发现过我突然吼叫的习惯。他们怪我，笑我，评说我老不自重，我一概不予解释。我知道，他们都会轻率地、无知地下结论说我胡扯！我要他们那个“胡扯”的结论干什么！我只有在心里小看他们：你们不懂！我有一块领地是你们任何人，包括帝王将相都没有的。那里没有金钱，没有权力，只有精神的无拘无束。你们听说过？见过？领略过？领地的辉煌且不论，仅就我来来去去的那种逍遥、解脱、清静，你们谁能晓得？

我的梦，确然是疾病所致。

然而，我的梦，确然是独有的幸福。

九十年代春日的一天，我睡过午觉，照例去我的办公室。从家到办公室，需要经过家属大院，横穿马路，进厂区右拐，走过一条笔直的由低到高的缓坡水泥大路，再右拐，才能到办公室。我的办公室是十几平方米的大楼一层，其间有笔墨纸砚，有书柜，有围棋，有我自种的一些小葫芦。这些办公品和非办公品杂居一室，构成我的另一个安神之处。我一日三次到办公室，许多人以为我勤奋。其实，我在办公室有时办公，有时胡写乱画，有时下棋，有时就是手拿葫芦胡思乱想。我的梦，有不少都是胡写乱画和胡思乱想引起的。

这一天，我睡得非常疲劳。我把要写的东西颠三倒四地想了个透彻。我想应该用最快速度坐到桌子上去，至少应该将想好的事情写个概要出来，以备不忘。但我头晕，没法儿走快。当我踏上那条水泥大路的时候，我仍然没有完全醒过来。我站住脚，

揉揉眼睛。我想，我应该往路边靠一靠，免得让迎面冲下坡的自行车撞了。

路上没有自行车，一个行人也没有。

我为眼前的这条熟识的水泥路所惑。路面好干净！并未有雨，路面如何这般潮润！及早苏醒了的路边花草嫩莹莹的。空气里有一种异样的清香。路的那一端直达蓝天，而蓝天的一半却让苍苍终南山占了去。我觉得沿大路而去，我会直抵那山的峰巅。路两侧的梧桐树没有发芽，它们的枝梢却怪，像龙爪像枯手像凌空盘踞的蛇，一齐相向挤压，使得本无障碍的大路变成魔窟一样的通道！

我搜寻记忆，确认这就是通向我办公室的路。我犹疑着，也走着。

冥冥之中，一个声音：你怎么走在这里！

我想：我为什么不能走在这里！

没待我答复，那声音又说：你怎么走在这里！

我说：我去我的办公室，不走这里走哪里！

那声音含着嘲笑的意味说：你的办公室？你也太不自知了！这是圣者之路，非圣者不可轻入！

我笑了。我用不着回答。我知道这种玩笑只能以笑置之。

那声音严厉了许多：还走？站住。

我不肯站住，顺嘴就说：圣者之路，圣者也不能走？

你算什么圣者！那声音斥责我了：无德无能，不忠不孝，也敢妄称圣者！

我没想到，我以玩笑对玩笑的话，居然招来这么严重的评语。在我的生活里，不管真假，人们总是很尊重我。我的内心虽然很苦，但表面上看，我确实有许多值得骄傲处：我的妻子、儿女很优秀，家里永远挂着“五好家庭”的牌子；我的工作不错，在社会上还有些名声；我牵挂父母、兄弟，知孝知悌；我做人的坦白……

即或我算不得圣者，也不该说我无德无能，不忠不孝呀！

我有些不平，东张西望，找不到那个说话者。

我站了下来，静息片刻，心里就恐慌起来。我知道，我的那些所谓值得“骄傲”的东西都是经不住推敲的。我的所谓被人“尊重”也虚而不实。我是什么人呢？我自私，我胆小，我怕一切义务和责任。我心里想的都不敢坦白于人。我爱钱，我爱虚荣，我爱女人，我爱不劳而获，我懒，我馋，我爱探求人们的隐私！

我想到了逃跑。

我双足并拢，眼光回收，轻舒双臂，身子就扶摇而起。我想：开玩笑太可怕，我要走了。

那声音就琅琅的笑，一直跟着我。

在一个花香鸟语，色彩缤纷的世界里，我停了下来，那声音也不再笑。

我不得不承认：你说得对。我是委琐小人。但愿先生能救我！

那声音也变得庄重起来：你想成为圣者？

不！我说：我不敢。我只是敬仰！

你知道何为圣者？

我摇头。我很诚实地摇头。平日里我似乎知道何为圣者，一旦有人问我了，我真是不知道了。

圣者并不非常。那声音近乎安慰我，柔和，亲近：第一，圣者都是普通人。第二，历尽辛苦而心平气和。第三，与人为善。再没有什么了！

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但又不满足。似乎经他一说，圣者也就太简单了。

那声音看出我不大服气，随即补充说：真是再没有什么了！你试想佛教、耶稣教、伊斯兰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、耶稣、穆罕默德谁不如此？你所崇拜的至圣先师孔子不也如此吗？你一定认为我把事情简单化了。但是复杂不在他们本身，而在于世俗的迷

信！

我似乎被他说服。但我还不能立刻承认。我总觉得那些神化的人物总有些我们常人不能认识的优秀。

那么，如我者也能成圣？我说话的口气并不自信，但我想我的问题可能难住他。

当然！那声音肯定。

我笑了。先是无声，继而哈哈。我觉得确实可笑。

那声音依然平静：你把你的经历想想，然后与那些圣者对照，你就会发现圣者距你不远。也许不大完整，但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是圣者的影子。所谓“我即是佛”的偈语，决非骗人！

我举头四顾，本能地想知道这位说话者的尊颜。不管他的道理是否服人，仅就将圣者与普通人平等议论的胆魄，足以让我敬重。

周围没有人。有山，有水，有云霓飘浮。

这是我不曾涉足过的境界，我好奇地想往高处深处攀缘。不及我抬脚，背后一击，我就粉碎了。我清晰地看见，我身体的粉尘被七彩的阳光染得很好看，飘飘摇摇地在空中沉浮。我的粉尘无处不在，无孔不入。我多年忽略或者忘怀的生死历程乃至细枝末节都被摄取回来了。于是一个并不纯净的我没有了，一个完完全全、本本真真的纯粹的我落地了。

我依然站在那条水泥大路的路端。

我又白日做梦了。我想。

我的梦，是我逃避孤独的避难所。我的梦，是我修炼的道场。我的梦是我的冒险乐园。我的梦，是我与故旧的幽会地。我的梦，是我想象的自由天地。

办公室到了。墙上一幅布贴画撞入眼帘。橘红的布底，蹲着一个黑白布构成的老农民，像穿了衣服，又像一丝不挂。老农的头脸翘起来，盯着一轮不圆不方的黑太阳。我觉得这幅司空见惯

的画有些陌生。

我坐到桌子前，右手桌角的镇纸石很像质问过我的那只老鼠。我伸手握住石头，轻轻地，一点力也没敢用，然后对那画中的老农民一笑。我想说，你的衣服太少了，有些丑。但是我没有说。

他丑？

我不丑？有衣穿不像个人，没衣穿也不像个人。我的所有的梦告诉我：不坦白就丑。

长生不死不可能。不怕死了，不挣扎了，我就能精神张扬地坦白自己。

我拿起笔，开始关于我的暴露。

一早上起来，我就坐在门坎上，看一家人出出进进地忙碌，看太阳从东山上冒花，然后慢慢地染红西山头，染红我家院落的西墙。光线悠悠地往下退，直到半院光明，一院光明。使我看人看物的眼睛不得不眯起来。

八岁的哥哥病卧在炕上。一会儿会有巫师来驱邪治病。我没有见过巫师治病的光景，心里就有一种期待的兴奋。家里人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。家里人不说话，大概是被吉凶未卜的沉重噎住了。我不说话，是怕忽略了某些细节。至于哥哥将会如何，我一点儿也没有想。我的心思都是关于巫师的想象。

父亲没有出工。他将方桌摆在干净的院子当中，装好堆尖的一斗小米，放在桌子中央，然后抱出草房里的铡刀，横在桌脚旁边——父亲的这些作为都使我惊异害怕，因之我的眼光就随着父亲的举动紧紧地跟着他。我希望父亲看我一眼，让我胆正一些。然而父亲视而不见，出门，入门，都不理我。往常的日子，我们这些小娃娃是不能坐在门坎上的，理由是狗不当道，人岂能当门而坐！今天，不仅是父亲，全家人都能宽容我，着实奇怪。人们将我的存在忘了？还是我自以为的存在原本就不真实？

爷爷没有出来走动。他一个人躺在自家的炕上抽大烟。爷爷抽大烟总是有一个伴儿相向而卧，今天独卧独抽是个例外。这种例外，无疑地给院落里的气氛增加了不安。烟香飘出来，我的鼻子里就痒痒起来。平日里看爷爷抽烟，见那烟泡儿烧起来，我

就鼻子痒，打喷嚏。今天我忍着。我怕突然一声喷嚏惊吓了我的母亲。母亲坐在下炕角里，守望着哥哥。偶然闪动的目光里愁苦与希望混淆不清。

烟香愈来愈浓。

我的鼻孔也就愈来愈痒。爷爷抽烟的样子也就愈来愈清晰。爷爷抽烟总是倒着睡。今天也是一样。他似乎很孤独，一家人没人顾上他了。爷爷脸上那种固有的浅笑也没有了。他把烟具拿出来，用一块特有的软皮子，一件一件精心地擦拭。烟枪、烟灯、烟杆儿、烟葫芦，都是老外公送给爷爷的太谷名牌，红木、镂空铜饰组合得浑然一体。玻璃罩儿、银质杆儿，一件件擦好摆齐。爷爷就坐着看。看够了，才肯悠悠地躺下去。据说爷爷是不抽大烟的。我们的家境和祖训也不允许。然而他抽了。原因出于应酬。我的老外公，我大姑、二姑、三姑家的来客，都抽大烟。人家不是做买卖的就是大地主，焉能不抽？人家来我家做客，我家能不备烟具侍候？我的爷爷能不陪客？抽是抽了，爷爷却有节制和讲究。无贵客不抽，无好烟具不抽，门外不抽，烟膏子不纯不抽。一个穷苦人家，有这许多讲究，使我爷爷较一般烟人的身价高出不少。就是我们自家人眼里，爷爷抽烟前后也大不相同。我总觉得爷爷的粗衣短打也像那些贵客们的衣衫一样，轻绸软缎，光彩流溢，团花闪闪——爷爷不这么看。他说，我为什么要和他们一样！穿戴能说明什么，说明有钱。钱能说明人品好坏么？他们与我攀亲，不就是攀我个人品吗？我穷，我心正。两相比较，我不比他们差多少！

爷爷确实活得自在。腰板直直，笑意盈盈，人见了总是侧身让道。我和奶奶到村街上转游，不少人夸我，总得把爷爷的名字提上。人们说，胡福山是有福的，你看人家这孙子！我知道，人们夸我，就是夸我的爷爷。

爷爷今天的烟抽得太苦。第一口就呛了，咳嗽得泪水花花，

浑身哆嗦。

爷爷的咳嗽声使我吓了一跳，鼻子也就不痒了。

父亲从院外急急走进。谁也没看，就说：来了！

我知道，父亲说的是巫师来了。

我随父亲进门的身影向窑里张望，看见母亲跪在炕角里，屁股冲墙，双手码在炕席上。倏忽之间，我清楚地看见了母亲生我的一幕。

午饭时节，我就开始在母亲腹中闹腾开了。母亲忍着疼痛，侍候一家吃过饭，依然按部就班地洗涮锅碗。虽然奶奶就在隔壁，母亲并不声张。她认为这是做媳妇的孝道。再则，生不下来，空折腾一番惹人笑话。收拾过家什，男人们下地走了。我的闹腾仍不停歇。母亲用簸箕操了黄土煨在炕席之下，烧好一锅开水，拿一只空碗放在炕栏灶头之间，就艰难地上炕了。她拿一包干净的烂衣物放在手头，揭起炕席，脱下裤子，双膝跪在煨热了的黄土上，抑着劲儿痛苦地哼了一声，就生我了。当我落在热乎乎的黄土上的时候，母亲跪着，屁股冲着墙，双手码在炕上，浑身是汗，无力地回头望望我，那样子与动物生产无异。母亲抬头看看窗纸上的日光，无助地曲身倒了下去，然而她的双腿很小心，没有压着我。母亲斜躺着身子，就眼前的针线筐箩里拿起剪刀，探手用那只事先备好的空碗舀出一碗开水，泡过剪刀，剪断了我与母亲最后的肉体联系。从此，我就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人，母亲就多了一个儿子，一份辛苦和牵念。放剪子的时候，水碗倒了，水漫到灶火里，扑出一股焦燥难闻的热气，使我猛地一下忘记了身下黄土煨出的特别味道儿。母亲用那包旧衣物包我的时候，泪水涟涟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，只知道很伤心。我人生史上的第一次哭叫，就是母亲引起的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我的哭，几乎总是和母亲有关。在母亲的晚年里，我远居他乡，几乎一说母亲就落泪。我总觉得母亲下手不狠，没有把我和她的联系剪干净。

长大以后，我给母亲说，我知道她生我时的情景，母亲就笑。我坚持说我知道。母亲就哭。她认为我的头晕、头痛症引出了更大的毛病。当我说到剪刀，说到炕席下的黄土，说到水碗倒了，灶火里扑出的烟气和味道。母亲就惊讶不已，由此她就长叹不息。她说，生我的当时，跟奶奶午睡的大哥一激灵醒了。从那时开始欢马突跳的大哥就蔫不拉拉地，再也没有欢实——她说：你们弟兄相克。你生了，他就不该活。我的命里注定有一次失子之痛！

看着母亲由跪爬的姿势急慌慌地坐端了，我意识到巫师来了。

巫师的长相装束和我见的农家人没有差别。较父亲的模样丑了不少，矮胖，眉目不清，嘴巴稀湿，说话时人感到细雨扑面。他背了一只毛线织就的搭鞋儿。后面装满黄纸、白纸剪成的幡子，前面装一把三山阔刃刀。我听见那刀把上的铁环嘹琅嘹琅地响。

父亲将黄、白纸幡插到米斗上，立起铡刀片，就在那桌子上燃起香和纸。他虔诚地三跪九叩。我觉得我的灵魂和眼前的父亲一起，随着袅袅清烟往上升。然而我们有一种牵挂不能远去，就在那纸幡的四周徘徊。

巫师在父亲操持这一切的同时，在窑里的地上低头走着，像有什么遗忘了的事情在记忆中寻找。我的母亲以自己的身体护住静卧的哥哥，惊恐地盯着巫师。我清楚地感到母亲随着巫师的脚步一悚一悚地抽动。莫名其妙地我对巫师的好奇没有了。我觉得我恨他。

父亲的三跪九叩一结束，巫神一跳上炕，在我的母亲和哥哥的周围左三右三地转过，一声唔嘟嘟的吼喊，剥了上衣，跳下炕，冲出门儿，疯狂地在米斗跟前转起了圈儿。我的父亲紧跟其后，一步不舍地跟了转。每到过铡刀的时候，他们都能敏捷地伏下身子，从锋利的一触就能砍下来的铡刀刃口下穿过去。他们跑得很

快。香烟飞动，纸幡飘起。巫师口吐白沫地大声唔嘟，偶然可以听清的话语是“皇皇高天，皇皇厚地，赐我马童一拜见”之类。所谓“马童”者就是巫师自己。凡神灵在人间的替身都称之为“马童”。按道理马童不过牵马拽镫的奴仆而已，但是神仙的奴仆一旦到了人间，也大概都是万能的了。类如哥哥这种小毛病，神仙的奴仆完全有能耐救治了。

突然之间，巫师扑倒在铡刀厚实的木座上，手脚乱蹬，滚来滚去。铡刀木座上有两排方形铁牙，那是控草的特别装置，明晃晃地列在铡口两边，很有些瘆人。巫师肥壮的身子上面滚动，居然能挺得住。尤其是他滚动时，那立着的铡刀悠悠地晃动，十分可怕。铡刀少说也有十八九斤重。一旦砍下去，我怕那巫师身首异地，再也唔嘟不成了。然而奇怪，那晃悠悠的铡刀就是不往下砍。

父亲将三山刀搁在巫师的肚子上。巫师折身跳起，操了三山刀就跳。他跳得鬼怪，像打腰鼓，像扭秧歌，也像泼妇骂街。三山刀的铁环响得人头晕眼花，香烟吹得没了形迹，纸幡直起来，伞盖似地飞动。

我忘记了对巫师的仇恨。我的注意被那三山刀的飞舞和嘹琅嘹琅的响声震慑了。巫师在我的眼里成了真实的魔怪。我不知道我的父亲为什么紧紧追着他。就我对我的父亲的感知，那个肉蛋似的魔怪无论如何跑不过我的父亲。为什么，仅是一步之遥，我的父亲总是追不上呢？父亲是全力以赴的。他的对襟衫儿的下摆被风张起来，翅膀一样。我见过鹰在空中打旋儿的样子，父亲的翅膀向里倾斜，身子也向里倾斜，如果忽略了跑动的双脚，完全是鹰打旋儿的气派。

我的手臂不由自主地抬起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我一生中的梦里飞翔，手臂都是这样不由自主地缓缓而起。

然而，我没能飞起来。

我的母亲哭了。那声音从窑的后墙上折回来，破门而出，掩盖了院子里的一切声音。院子里一下子静得怕人。

巫师第一个明白了这哭声的意义。他扔了三山刀，赤着上身跑了。我的父亲痴愣着，直到巫师在院墙口消失，他才醒过来。父亲直臂横扫，将纸幡、米斗、桌子一次推翻，迈起沉重的步子进窑了。

我听见父亲生硬地说：悄悄的，别哭。

母亲却像受到鼓励似地，哭得畅快极了。

爷爷冲出门来，赤脚，袒胸，操着弯背拱刃的双柄杂面切刀，一声不吭，直奔院墙口追了出去。事后多少年，村人都说：胡福山厉害！光着脚，顺小理河滩的乱石蒺藜地里将巫神追出五里路远。巫神的裤子都跑丢了。胡福山两只赤脚血淋淋地，多少天过去了，那石头、蒺藜上的血迹都清清楚楚。

母亲哭得死去活来。

父亲一声儿不吭，从门箱里拿出大哥的一件只有在过年才穿的红棉袄，给大哥穿上。然后抱了一捆干草将大哥包裹起来，只身一人送到塬畔山上去了。

母亲醒过来的时候，她的儿子已经不见了。

母亲泪如泉涌，将我抱在怀里。我第一次知道母亲很有力气，她抱得我两臂发疼。

我脱口说道：不哭，有我哩！

母亲看着我的眼睛，摇摇头：牛儿，我的牛儿！

牛儿是我大哥的名字。有了我之后，他才升级叫做大牛。但是所有亲昵他的人，还是叫他牛儿。人们只是在生气或者郑重命令他的时候，才庄重严肃地叫他大牛。我叫二牛，人们就只叫二牛。我没有享受过“牛儿”的称呼，我也从没有在人们的称呼中感受过亲昵。现在母亲叫我牛儿了，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味道。

我的名字就此改了。没人再叫我二牛，也没有人妄称我大

牛。我只是牛儿。我升了级，承继了大哥的昵称。但是“大牛”这种庄严，我无权僭越。我的父亲、母亲也无意赐我。而牛儿这个名字中的亲昵感也荡然不存了！牛儿，就是牛儿罢了。

父亲在山上守了大哥一夜。小理河地方有个乡俗，十三岁以下的小孩夭折不能埋葬，只能暴尸山野。说法是魂儿不全，阴间没有他（她）的名字，阎王爷不收留。父亲守夜却并非乡俗。父亲在第二天太阳冒花的时候回来，两眼红肿，一语不发。

母亲没有开口，只是盯着父亲看。

父亲无奈，终于开了口：我把他放在埡畔山上的酸枣林里。地方不错，背风向阳。一般的野物不容易发现！

母亲将眼光顺了下去，盯着她的绣花鞋，轻轻地长叹一声。

这时候，我抱着比头大的瓷碗，蹲在地上吃饭。没敢抬头，也没敢插话。只从眼角的余光里感受父亲、母亲的可怜，体味到他们之间那种不可言喻的情感相通。正是由于这一次的感受和体味，在以后的生活里，我在不能忍耐父亲的暴烈，不能目睹母亲的柔弱的时候，我还是忍耐了，目睹了。我没敢实现我心中构想的任何一项惩治父亲、保护母亲的打算！

酸枣红熟的季节，我背着家里人上了埡畔山。

酸枣红得诱人。酸枣刺在阳光下明晃晃地，染了血似地红着。起初，我觉得父亲说的“一般野物不容易发现”的话是真的。当我匍匐了身子钻入酸枣林里，捡到大哥棉袄上的几颗琉璃圆钮扣的时候，我知道父亲说了谎。钮扣一共五颗，瓦灰色，酸枣大小，酸枣一样圆溜，半透明。在衣服上搓搓，伸手展在阳光里，每一颗上都有一个耀眼的太阳。我不知道这些东西该如何处理，但是舍不得丢弃。数年之后，我上了学，我们家的日子也好过了，我的二弟、三弟也都长大了。我从我家磨坊的土墙里掏出那几颗钮子，给了我的母亲。

我的母亲一眼就认出那是我大哥的遗物。为此，我的母亲坐